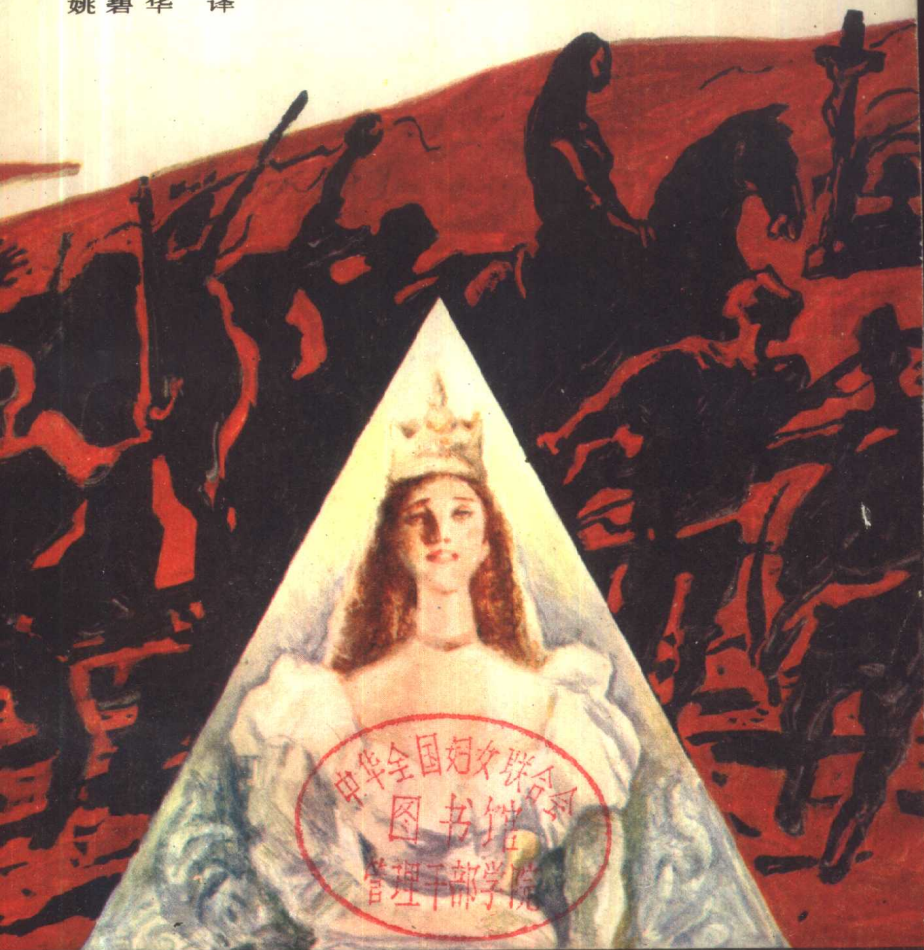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霍尔特著

姚碧华译



中华全国妇联  
图书馆  
管理干部学院

# 王后与断头台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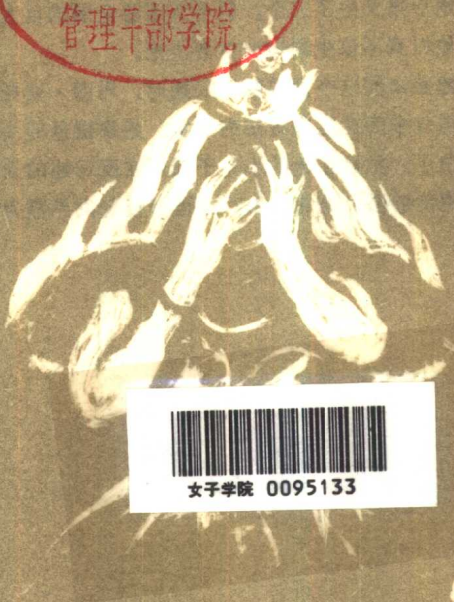
2564  
144

013031

# 五后断头台

[英] 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姚碧华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Victoria Holt  
THE QUEEN'S CONFESSION

---

据《读者文摘》名著压缩本1968年版译出

**王后与断头台**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姚 碧 华 译

责任编辑：古 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5,000 印张：5.75 印数：1—13,750

统一书号：10109·2034 定价：1.00元

新书目：86—11

## 作者简介

维多利亚·霍尔特，原名埃莉诺·伯福德·希伯特（1906—），是当代有名的英国女作家。

还在孩提时代维多利亚·霍尔特就能以她那令人入迷的故事吸引她的朋友们。不过直到结婚她才开始专业写作。到现在她在世界各地受到读者喜爱已三十年了，开始她用另一个笔名写作。近十年用的是“维多利亚·霍尔特”。幸运的是，她能长期安排自己过隐居的生活。为防止心神烦乱，她喜欢保守个人秘密。虽然，通过出版商，也泄露过她的一些情形。

她每天很早就泡一壶茶，开始工作，早晨大约在打字机旁工作五小时。她在伦敦一套阳光灿烂可以看到美丽城市风景的公寓中写作。她说她喜欢在一间大而明亮的房间中工作，因为在写那些使她著名的悬念故事时，常常会使自己也胆颤心惊。

《皇后与断头台》从某些方面来说，对维多利亚·霍尔特是个起点。因为它是个真实而可怕的史实。一位可爱、轻松愉快的年轻妇女——她由于出身的偶然因素而成了法兰西王后——被迫面对大革命时期。

关于这本书，维多利亚·霍尔特说：“我常常感到迷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孩，怎么会这么快成为一个极有勇气的女人。我希望了解这个女人，用她的眼光去看那个在她周围变化着的世界。而完成它的最简便方法，莫过于用第一人称来写她的历史。

“我曾徘徊在凡尔赛，这个她生活中显赫的地方，也曾徘徊在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这个她生活中羞辱和绝望的地方。但正是在城郊的泰隆，她的可爱的避难所，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愿望，想要重现她的生活，并试图从中发掘出这个真实的女人。那就是我为什么写了这本书的原因。”

## 内容提要:

玛丽·安托万内特,奥地利女皇玛丽·特丽萨的女儿,十四岁时嫁给了她从未见过面的法兰西王太子。几个月共同的、可怕的陌生生活过去之后,她和她年轻的丈夫终于相亲相爱了。

玛丽·安托万内特在十九岁时成了法兰西的皇后。她极度渴望着有个孩子,她无法长期压抑这种伤感。她主持着一个世界上最令人迷惑的、最奢侈的、充满阴谋诡计的宫廷。终于,玛丽·安托万内特满怀欢喜地生下了她第一个孩子。她后来又生了三个。但不久席卷全国的巨大动乱使她感到他们真不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当她熟知的这个世界要消灭她时,玛丽·安托万内特拿出了勇气来面对这些可怕的事实。她那褐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虽然连她的小儿子都站在反对她的立场上,但她仍然能够原谅她的敌人,并正视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死亡。

“世界上真正的幸福只能来自幸福的婚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而这一切又维系于这个女人及她的高雅、风趣、招人喜爱上……”

——摘自奥地利女皇给她的女儿  
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的信

# 1

据说我是“带着对王权的幻想和作为法兰西的刽子手”降生到人世上来的；但很久以后，当时间显示出这一时期的史实时，它就是回忆中的一个预兆了。我的出生给我母亲带来了一些麻烦。它发生在七年战争<sup>①</sup>即将爆发之际，我确信我有这么个印象，几乎是我刚一落地她就得出处理国家大事。不过她已

---

<sup>①</sup>七年战争。指1756—1763年英国与法、奥之间的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结束。

习惯于生孩子了，我是她的第十五个孩子。家里人叫我玛丽·安东尼亚或安东尼娅；这名字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一旦决定了我将去法国，我就被改名为玛丽·安托万内特了。

当然，母亲本想要个男孩，虽然她已有了四个男孩，因为统治者总是想要男孩。她有六个女儿已经离开了她，其中的四个在我出生之前就已死去。还在等待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就决定：在我的洗礼仪式上充当我的教父母的将是葡萄牙的国王和皇后。后来这也被看成是坏兆头，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里斯本发生了一次地震，死了四万人。很久以后还传说，凡是那天出生的孩子都是倒霉鬼。

童年时代能过得比我还幸福的公主恐怕少有。当我和姐姐凯瑟琳在斯科伯罗恩宫阳光灿烂的花园中玩耍时，我们当中没有谁会去想—想未来。但是我们的童年时代将不可避免地缩短。我们——奥地利的公主们，将出国去作陌生人的妻子，而我们的兄弟也会把他们的新娘娶回奥地利。但是在维也纳的斯科伯罗恩宫度过的那些夏季和在霍夫堡度过的那些冬日里，我们决不谈论这些事。我们是些幸福的、无忧无虑的孩子。

我们也有功课。不过我们知道如何去对付布朗德丝伯爵夫人，我们叫她埃加。虽说她表面看上去很严厉，实际对我们很溺爱。我记得我曾坐在教室里企图把埃加所写的东西誊写下来。我在纸上涂划墨渍，根本无法把字行写直。她倒吸一口凉气，断定我根本不是学习的料子。我却搂住她的脖子说我爱她。于是她用很漂亮的铅笔字写出了我的练习，我则在一旁用钢笔乱划一通。最后看起来却象是我写出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霍夫堡的冬天是多么寒冷。窗户必须全部敞开，因为母亲认为新鲜空气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很同情那个小小的假发师，她不得不清晨五点就到母亲那寒冷的房间去为她修饰头发。有一次我曾问她——因为我同仆役们都很友好——是否希望过自己不曾被选送到这儿来。

“啊，”她回答，“这是光荣的服役。”

那就是每个人对我母亲的感觉。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服从她，但这种服从看来又是理所应当和自然的。她是查理六世的女儿，查理六世也没有儿子。虽然我们的父亲被称作皇帝，实际上他次于她。我多爱我的父亲啊！他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性格和我一样。每当我们这些孩子们被传唤到母亲面前去时，我们都屏息敛声地不象我们自己了——就连比我大十四岁，将来要当皇帝的约瑟夫也是如此。事实上，他没在母亲跟前时，人们就象他已经是皇帝那样地对待他。一次，季节已过，他却要乘坐雪橇，他的仆人们从山上把雪弄来，让他达到目的。母亲有时因他的“我行我素的疯狂欲望”而指责他。

现在，孤独地在狱中，我比以往更清楚地认清了我的家庭。这就象退后几步去看一幅油画，每样东西都对准了焦点。我明白了我十分害怕，不敢去爱的母亲并非一个一丝不苟的人，而是一个聪敏而严厉的母亲，她不断地关怀着我。当我走向我那新的国家时她一定是多么痛苦！我就象走在绷索上的孩子，自己并未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但她，虽说远隔千里，却是深深地意识到了的。

啊，还有我的父亲！有哪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女人的

统治下还会感到满意？我现在明白了他的不忠实曾深深地伤害了她。而她也没有给予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她权力的一部份。回顾过去，这出戏正唱着时，我并没看出来，只是和我那些心爱的狗一起玩耍。

我哥哥约瑟夫结婚时我七岁。他曾说过：“我比害怕战争更害怕结婚。”那使我吃惊，因为我想象不出结婚有什么可怕的。他的新娘伊莎贝拉是我们前所未见的最可爱的人物。她十分聪明——而我们姊妹之中就没有一个——但她也很忧郁。我看见她唯一笑过的一次是和我姐姐玛丽亚·克里丝蒂娜在一起。

悲剧就在于她不喜欢约瑟夫，而他却深深地爱着她。约瑟夫 的婚姻真是极大的不幸。他们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伊莎贝拉常常谈到死亡，她渴望着死。她在维也纳仅仅呆了两年，就如同她所向往的那样，真地死去了。

可怜的约瑟夫心碎了。但是，因为他是长子，他必须有一个妻子。母亲和她的首席顾问温泽尔·安东公爵为他选定了一个新妻子时，他是那么气愤；她来到维也纳后，他难得对她说一句话。约瑟夫又矮又胖，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一脸红斑。他们的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我哥哥还在阳台上建一道屏障以免在那儿遇见她。

我十岁那年的一天，一张纸条送到教室里来，说我父亲要同我告别。父亲要到因斯布鲁克<sup>①</sup>去参加我哥哥列奥波德的婚礼，而母亲因国事的需要不能离开维也纳。

---

<sup>①</sup>因斯布鲁克：奥地利城市。

013031

我带着仆人去了。父亲已骑在马背上。他把我提了起来，抓得紧紧的，使我都感到痛起来，他才放开我。他含着泪看着我，摸我的头发，突然他吩咐一个仆人把我引开，他朝身边的朋友转过身去，用颤抖的声音说：“先生，上帝知道我多想吻那个孩子。”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在因斯布鲁克的歌剧院里中了风，死在列奥波德的怀抱中。后来因此就传说他对我的前途有种可怕的预见，所以才用那种非同寻常的态度同我告别。

我凄惶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就开始觉得我从来就并不了解我的父亲。但我母亲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无法自拔，医生割开她的一条静脉使她从可怕的激动中平静下来。她剪掉了头发——那曾是她的骄傲，从此穿上寡妇的浅黑色服装，使她看上去比以往更严厉。

父亲死后，我常发现母亲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这真令人惊恐。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可以软化她，就好象我可以亲近埃加似的，只是没那么容易罢了。

不久，我就开始听到谈论“法兰西婚姻”。信使常常在V·考尼兹伯爵和我国驻法大使之间传递信件。

考尼兹是奥地利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成为我母亲的首席顾问之前是她驻凡尔赛的大使。他是德·庞培杜夫人①真正的好朋友，这说明法兰西国王对他很满意。在巴黎，他想让哈布斯伯格王族和波旁王族之间建立联盟。皇太子——已故国王的长

①庞培杜：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子——已经死去，而他的儿子，新皇太子只比我大一岁。

考尼兹因住在法国而有了法国人的风度。他用蛋黄来保持肤色，他在桌旁用海绵和刮刀清洁牙齿。为使他的假发全白，他把仆人排成几行，当他从他们中间走过时，让他们用吹风机往他头上洒粉。我没想到正是在我们嘲笑他时，他却在决定我的前程。

约瑟夫可怜的第二个妻子死于天花。我姐姐玛丽亚·约瑟芬也传染上天花死去，她就要同那不勒斯<sup>①</sup>国王结婚了。母亲已决定同那不勒斯的联姻是必需的，于是卡罗琳将代替前往。对任何事物的感受都比我深得多的卡罗琳心碎了。

卡罗琳十五岁，我十二岁。母亲决定对我进行准备去法国的训练。她宣布不许再叫我为安东尼娅，而要叫我安托万内特或玛丽·安托万内特。

舒心的日子结束了。我被监督着，被议论着。我母亲和她的大臣们开始把原来的我要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一贯是轻浮和兴高采烈的。我无法全神贯注。我总是想笑，想扯谈，想玩。现在我听到的那些关于我的优点和聪慧的故事令我吃惊。

卡罗琳去那不勒斯时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很快她的那些恐惧都成了现实。她在那那不勒斯非常不幸，她从那不勒斯给埃加的助手娜切费尔德伯爵夫人的信上说：

“一个痛苦的受难者，更为痛苦的是还必须假作欢颜。”

---

<sup>①</sup>那不勒斯王国，包括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我多么同情安托万内特，她也必须面对这种情形。如果不是因为宗教的缘故<sup>①</sup>，我就自杀了……”

伯爵夫人不想把这封信给我看，我读着它时也确实希望我不曾读过它。但几小时之后我就把它忘在脑后了——也许是因为我母亲到教室里来检查我的进步情况，当她发现我所知甚微时，她简直给吓坏了。我连字都写不好。至于讲法语我更是毫无希望。

母亲把我拉近她，向我解释将临在我身上的是一种伟大的光荣。要是维也纳的考尼兹和法国的科赛尔进行的计划成功的话，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桩事。她告诉我科赛尔是个了不起的官员，是国王的顾问，同时，最重要的，他是奥地利的朋友。如果他知道我是个无知的人，他会怎么说？我顿时垂头丧气。但随后我的嘴角又微微上翘，因为我不能相信我会那么重要。

她向我谈到凡尔赛宫，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谈到有文化的、优雅的法兰西宫廷，有机会到那儿去，我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子了。

“但你必须讲好法语。国王对于法语有非常敏感的听觉。你明白吗？”

“明白，妈妈。”

“安托万内特，你在听么？”

---

<sup>①</sup>天主教教义规定，凡教徒不得自杀。

“啊，在听，妈妈。”我极力微笑着向她表示我注意了每一个字。她叹了口气。

“现在有个法国剧团在这儿。我已指定两名演员来教你象他们那样在宫廷里讲法语，教你法国的举止和习惯……”

“演员！”我欣喜若狂地叫起来，想起我和哥哥姐姐们演戏时的乐趣。

“他们不是到这儿来跟你玩的，安托万内特，”她严厉地说，“你必须努力学习。”

但我的演员教师们决不强迫我学习。当我讲法语时他们就亲切地微笑着说：

“太好了！太好了！不是法语，但妙极了！”然后我们都笑起来。

我最喜欢的是舞蹈课。我学步法很容易，如果我错了一步，我的教师就让我停下来，叫道：

“不。我们就让它那样。你那种跳法还更好些。”

他们那么和善，使我以为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因为我被监视得更紧了，所以凡尔赛方面很快就听说我受教于流浪艺人。对他们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科赛尔认为应刻不容缓地给我送一位合适的家庭教师来。我很难过，但我看到我的新教师维蒙德神甫时，我就知道我可以象对待我的家庭女教师一样地哄骗他。虽说神甫也对我的无知感到吃惊，但他仍极想讨好我。演员们讨好我是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但神甫想讨好我是因为有一天我将成为法兰西王后。我知道这个区

别。

结果这个调换并不坏，同维蒙德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很久以后我的朋友科庞夫人指出了维蒙德造成的危害。她说，如果需要，我本应当成天地学习，我应当学习了一些有关法国的历史、法国的人民和现在法国已被觉察出来了的不足之处。

关于我的外貌也在继续讨论。为什么？我真感到奇怪。法国大使称我为“秀丽的小东西”。我的肤色很好，我的头发很多——有人说它是金色的，有人说是黄褐色的，也有人说是红的。但我那高高的额头引起了恐慌，于是一个假发师很快从巴黎来到这里。他断定说，假如将我的头发高高地堆起来，相形之下我的额头就会显得低了。我的头发被紧紧地拽起来，痛得很，再用同色的假发把它固定起来。尽管我感到忿忿然，我还是被强制着打扮成那个样子。老伯雷·内利还说，当我到达凡尔赛后，所有的夫人们都会效仿王太子的妃子那样梳头发。这种注意使我不安。巨大的改变临近了。

我那不整齐的牙齿也引起人们担忧。从法国派来了一个牙医。她常常竭尽全力地摆弄我的牙齿，但最后失望了。它们看上去有点向外突，这就使我的下嘴唇带有“轻慢”的样子。要微笑，虽说这会暴露那不整齐的牙齿，但消除了傲慢。

我十四岁生日将近时，母亲决定让我主持一次宴会，试试我是否能成为这样一种场合的核心。这没有令我惊慌失措，只有功课才是我受不了的科目。我接人待物没有丝毫不安，训练有素地跳舞。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考内兹注意到了这一切，曾说“公主即使在童年时代也会表现得很好的，倘若没有人纵

容她的话。”在这些词句中，我母亲强调了“童年时代”和“纵容”两个词。她坚持说我必须尽快成长，因为我很快就将离开此地去法国。我必须睡在她的卧室里，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机把她注意到的事告诉我。我被这样的期望吓住了，甚至比在一个新国家开始一种新生活更令我害怕。

直到如今，我才理解她对我抱有多么大的期望。我相信我之所以成了她喜爱的女儿，是因为我小，天真，不可教又易受伤害。我后来才意识到，她一直在问她自己什么将会临在我的头上。我感谢上帝，没让她活到找出答案。

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后几个月，她那长长的说教中指导我要做些什么。法国人认为不是法国人的一切人都是未开化的。“你必须象一个法国妇女，因为你将成为王太子妃子，到时候还将做王后。但你不要显示出你渴望那个。国王一定会因此而不愉快的。”关于王太子，那个将成为我丈夫的人，她却什么也没说。德·科赛尔伯爵、德·杜尔夫侯爵和我们驻法国的大使弗拉里蒙伯爵，这些不得不为我着想的重要人物谈的全都是国王。我成了一件国家大事。与这种气氛不协调的是，我只想笑。

“每个月初，”我母亲说，“我会派一个信使去巴黎。你要准备好你的信，使它们能立刻送到我手中。我写给你的信你都要毁掉，这样我就能更直言不讳地给你写信。”我认真地地点着头。“安托万内特，你心不在焉！”这是我经常听到的那种指责。

“起床后要常读祷文。除了神父允许读的书之外，不要读别的任何书籍。不要听闲言碎语，不要偏袒任何人。”

这简直没完没了。你必须这样做，你一定不要那样做。我



知道我决记不住所有这些。我必须相信我自己的运气，相信我有能力掩盖我的缺点。用我的天赋使人们喜爱我。

我母亲和考内兹常坐在一起，谈论着移交我的手续。到底是在奥地利国土上还是在法国国土上呢？法国人说在法国，奥地利人说在奥地利。考内兹很着急。

“这场婚姻都可能给搅掉，”他说，“这真可笑，这么多的努力却毁于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上。”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想着那些争辩，如果国家官员们失败了，我的生活将会多么不同。但最后达成了协议。

德·杜尔夫侯爵回法国去谕告他的使团急骤增员了。要来一万五千客人，因礼仪的缘故不能减少任何人。礼仪！那就是我现在重复听到的一个字眼。

有消息报告给我们说，国王路易决定在凡尔赛建造一座歌剧院，婚礼就可以在那儿庆祝。我无法因这些骚动而高兴。杜尔夫回到维也纳后，官方的仪式就开始了，它看来真象一场绝妙的游戏，而我被安排在其中扮演最激动人心的角色。

四月十七日要求我放弃了世袭的奥地利继承权。我发觉政府仪式冗长乏味，但我喜欢后面举行的宴会和舞会，因为在跳舞时我就忘却一切，只感到跳舞的欢乐。

第二天杜尔夫侯爵代表法国国王宴请奥地利宫廷，这个宴会当然必须是盛大的，要比昨晚的更盛大，所以他租借了利兹特斯坦宫。通往宫殿沿途的道旁立着装饰着灯光的树和拿着灯笼的海豚雕像——王太子的象徵。它真令人迷恋。

十九号我与王太子的替身练习举行结婚仪式。我哥哥费迪